

# 我也 李敖 一下

潘毓剛  
著

013047188

# 我也 李敖一下



I267.3  
25

毓刚  
著



北航

C1655177

I267.3  
25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也李敖一下 / 潘毓刚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658-0857-9

I. ①我… II. ①潘…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903号

我也李敖一下

WOYELIAOYIXIA

作 者: 潘毓刚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王 勇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3126

印 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量: 5120册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658-0857-9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潘毓刚《我也李敖一下》祖国版序

李敖

今年我在暨南、汕头、厦门三大学演讲，都随身携带一件“行李”——潘毓刚。不是潘毓刚的骨灰，而是活生生的这个人。潘毓刚是世界级的化学家、是我的触媒（catalyst）。他不但一生冒险做李敖之友，并且写了一本“我也李敖一下”，去年在台湾出版。今年出祖国版，他要我写篇序，我义不容辞而不辞、情不可却而不却，就写起来了。不过，我决定把这篇序写成“乱针刺绣”式的随兴之作，东一片、西一片，希望片片落下，蔚为壮观。不但壮观，并且俨然以“遗言”形式出现，虽是部分叮咛，却也豹斑永在。潘毓刚和我都生在1935，都已76岁，酒店关门，赖着不走，也赖不了多久。但谁先走谁后走，却大有文章。我今天以“遗言”形式付诸老友，并非说我先他而死，谁活过谁，要看本领呢。

下面就是序了。

★

★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甩在祖国外面的知识分子，很难想像当年如果在祖国里面，是什么样子。这是假设性的问题，硬去假设它未免失真。人生的际遇祸福，变数太多了。虽被甩在祖国东南的小岛上，却也别开生面。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出乎其类，拔乎其萃”，陷在哪里，都该“锥之处囊中，其未立见”。虽然多年的隔世，睽违祖国已久，但是一朝云雨，似曾相识的，也就归燕而来。不过，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归燕，却有鹰扬气魄，化为精卫之禽，没完没了。祖国毕竟是你和我的，靠边站没关系，热心盘旋，是挡不住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总有使命感，并且不认为这一使命可以任人代办、不认为有任何政党、或个人可以代为完美行使。因此，人虽老去，却“未见其止也”。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

神，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会是旁观派。

\*

\*

\*

由于几十年的隔世，由于内在外在的淡妆浓抹、中肯或中伤，祖国外面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发生偏差，他们对祖国的看法，有的失于怪异，有的失于风凉，有的失于美国标准，有的失于恨乌及屋，大体来说，完全健康的视野，竟不可多得。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并未迷失或失落，“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能够深刻表现休戚与共却和而不同的态度，用光明磊落的去赞成去反对，从不闪躲、也不匿名。

\*

\*

\*

知识分子有三类：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这种分类当然不是逻辑的，而是修辞的。从逻辑上看，同义反复是可笑的；但从修辞看，同义反复凸显了一种真理，就是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第二类第三类，它只有一类。“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就是不入流的知识分子，就便会他加减乘除、他是硕士博士、他是什么什么家、他得过什么什么奖。

什么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

他有好头脑、一个好的大头。

他有本领传播好头脑、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头。

他没有消极的情绪。不因逆境而怀忧丧志。

他“勇于行仁”。

这里特别强调好头脑的重要，因为只有好头脑的人，才会达到“至善”。

“至善”是“恰到好处”。有时候，人间会有无奈的局面，要你表态。好头脑的人不但会“恰到好处”，也会幽默地“恰到好处”，他连反讽都是聪明的。

\*

\*

\*

好头脑的知识分子有境界，但也务实。

苏格拉底说他不是雅典人或希腊人，他是世界公民。苏格拉底的境界是伟大的，但是环境不作美，雅典人、希腊人逼死了他。世界公民是只能说不能做的，即使你的国家放了你，别的国家也不要你，当然你可以到南极去世界公民，但“南极老人星”（Canopus）都不甩你，它比太阳亮1,300倍，它要跟太阳比赛。你距离它200万光年，你算老几？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上不务实的当。

\*

\*

\*

不做世界公民了，但有人说，我不要做中国人了。其实你可以这么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第十条，明定你可以“自愿”变成外国人，可以“自动丧失”或“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可以如君所愿。

问题在你世界公民做不通，又不做中国人，你要做哪国人？哪国要你？

有香港人写书说：“来生不做中国人”，这样说太窝囊了，太没志气了，何必来生呢？有种今生就不做。但问题又来了，你要做哪国人？哪国要你？写“来生不做中国人”的那位作者做到了，因为他讨了个挪威老婆。有外国老婆，十足符合不做中国人的条件，也就是你符合了国籍法中你是“外国人的近亲属”了，于是中国人再见。但是，别忘了，挪威要了你，这本“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远走高飞了，可是替他这本书签名推荐的英雄们个个都不行，因为外国女人不嫁他们，外国人不要他们。外国人说，我们不要你，你算老几。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上不务实的当。

\*

\*

\*

又不能做世界公民、又不能做外国公民，留在中国的，有一种中国人很痛苦，那就是整天唱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整天看中国不顺眼，又怨又骂又诅咒，

唯恐中国不乱。但这类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乱了，对大家全无好处。中国乱了，只要二十六分之一的人口难民出来，五千万难民流亡出来，这世界就乱了套了。五千万难民用和平方法流亡到世界各地，你知道多恐怖吗？也许你说，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同意人类有“避难权”，五千万人不能逃到国外吗？但你可知，这世界至少三十亿人符合这条件，这么多人逃到外国，外国吃不消，所以，《联合国难民公约》就有条件地规定说，寻求避难者，要以实际上“跨进”客居国的“国门”为基准。换句话说，要两脚踩上你要投奔的国家的土地才算。现在，问题来了，一九九三年间，大量的海地难民逃向美国，美国呢，不但下令海军拦截，并采取最妙最妙的一招，竟向海地政府行贿，请海地政府允许：在海地难民到达美国领土、要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约》申请避难权之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可以将抓到的难民送回海地！多讽刺啊，花钱买你“不着陆”，要你的政府像“回收垃圾”般的“回收难民”，这一方法，多细腻啊。这就是美国干的事！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会用做不做美国人来解决问题或失其所守。

★

★

★

第一流知识分子“勇于行仁”，要比旧式智仁勇的说法更进一步。智仁勇三达德太各自独立了，“勇于行仁”则不然，它提醒人们，“仁”是要勇气来兑现的，甚至“智”也要。马寅初在人口政策上，违反政治正确，开罪毛泽东，但他强项不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虽毛主席，吾往矣！”这是何等大勇！一个附带的耐人寻味的条件，也值得一提，就是长寿。马寅初是长寿大王，他活了一〇一岁。在九十八那年，他亲眼看到他被平反，“做了二十年恶梦”后被平反，这一戏剧性结果，岂不太有趣了吗？相对的，殷海光以四十九岁之年，得胃癌死去，而他的“敌人”蒋介石，却长寿到八十九，你的“敌人”比你多活四十年，能说附带个长寿条件不重要吗？

★

★

★

有一个困惑第一流知识分子的问题，就是“不公道”的问题。以对中国共产

党的态度而论。从共产党抢到中国统治权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比利时层级”的，又小又弱又不起眼，在世界工业国前面，微不足道，但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变成了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国民收入增加了五倍，从六百亿变成三千亿。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人，平均只能活三十五岁，但是一九七〇年中期的中国人，却活到了六十五。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平均寿命多活了三十年，几乎多活了一倍。近二三十年来又多活了十年，也就是说，中国人平均寿命多活了四十年。

查出了上面的一些数字，我们才会猛然醒悟：原来在一九四九年前，我们中国的底子是那么薄、那么惨，人是那么短命。六十年下来，如果我们眼里看的，都是共产党的负面，是不公道的。

英国历史家卡尔（E. H. Carr），在完成他的苏联史专著后写道：“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对这种成就视若无睹、沉默不言。”历史家卡尔用“危险”这一字眼，实际上，更准确的字眼是“不公道”。因为“不公道”的心态淹没了我们，我们变得只能看到负面，不能看到正面。看不到共产党在底子薄的局面下走向富国强兵的正面，而加以悉行抹杀，这对共产党是“不公道”的。结果是，由于对共产党“不公道”，也无异对我们自己也“不公道”，我们扼杀了我们神智上的清澈澄明，我们蓦然回首，发现我们自己竟是有失公正的人，我们可以不喜欢共产党、并且历数共产党的罪恶面，但是，因为对共产党的不喜欢而反弹了我们自己对是非的判断能力，使我们变成“不公道”的人，那就因偏执而使自己痛苦了。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绝对使自己避免“不公道”。

\*

\*

\*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的遭际，除了正面有志未酬外，有时是负面的，负面到被无知的同胞中伤诬蔑，甚至骂他是汉奸。十九世纪的伟大知识分子郭嵩焘，他是中国第一任的驻英公使、兼驻法公使，主张学习西方科技、修铁路、开矿产，却

遭无知的同胞同乡攻讦，说他是汉奸、烧他房子。但他“勇于行仁”，牺牲了自己的好名誉，促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他死后，严复挽他：“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钧。”郭嵩焘虽然没有像屈原一样，在独醒之后，投河自尽，但他七十三岁老死之时，的确已经“鞠躬尽瘁，名誉扫地而后已”。直到死后几十年，他的同胞才想起他、肯定他。与郭嵩焘有对比的，是林则徐。历史对林则徐的评论是：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人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了魏默深（魏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则徐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致书友人。……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伟大的郭嵩焘敢于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但是，代价无疑太大了。他的时代是他的同胞保守得不能接受铁路的时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就是因为风水原因，在群情愤激下，盖好了又拆掉了的，作为先知者，要遭遇多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啊。

★

★

★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最凄惨的遭遇，莫过于自己生命的牺牲。这一牺牲，尚

不是指屈原的沉江、梁济的灭顶、王国维的投湖、或是朱湘、老舍的赴水。因为这些死亡，好歹还算操之在我。这里指的牺牲，是指被外力杀害而言。义和团动乱时的许景澄，他出使法、德、意、荷、奥、比、俄七国大臣、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总教习、管学大臣，一代知识分子，却同时碰到暴君与暴民，以至身首异处，命丧法场。在乱世中，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下场的悲惨，许景澄真是第一样板了。

★

★

★

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乱世里，如果幸而得保首领，最后某种程度的有志得伸，他绝不以此自足，而是更要走向前去。“百尺竿头站脚，千层浪里翻身。”易卜生（Ibsen）笔下的“人民公敌”斯铎曼医生，就是样板。易卜生写信给朋友说：

十年以后，社会多数人，大概也达到斯铎曼医生在公民大会时的见解了。但这十年里，斯铎曼自己也向前走了；所以十年以后，他的见解仍旧比社会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刻在前进。我从前每写一个剧本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但他们达到那里时，我早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走了。

★

★

★

第一流知识分子的“党国观念”与世俗不一样。世俗有两类，一类把党与国两个圆大小密合，视为同一；一类把党与国两个圆视为相切、敌对或相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而是把党与国视为同心圆。党是一时的、小的圆；国是永久的、大的圆。对党的失望绝不等于对国的失望。因之对党的愤怒而迁怒到“丑陋的中国人”，是根本不成熟的小人之见。在历史长流中，党在国中是过程也好，是流程也罢，是一种必要的善与必要的恶也行，都要用历史的宏观来对待它、引导它走向质变。“惜竹不除当路笋；伐薪教护带巢枝。”这是引导期间

无法避免的心境，心境有无奈，但绝不怀忧丧志。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独行其道”中，也以晨星自许，绝不怀忧丧志。

在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至少做几颗晨星。  
纵没有多大光明，  
也使早行的人高兴。

这才是我们的真精神。

\*

\*

\*

上面随手写下的一些“乱针刺绣”，有感而发，言近旨远，已怀抱全开。虽然下笔为五十二年老友潘毓刚新书写序。但反复重点，都在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一念之间。俗人看来，不免迂阔；但范仲淹看来，却必然以同志相引。范冲淹活到现代，身为国家大臣，想必已是共产党了。同志则吾岂敢，只是不愿见他“白发征夫”，去看“长安朝阳孤城闭”而已。学问太大，纵笔起来，处处伏机，想查禁它，恐怕都为难了。这篇序，写得忽高忽低、玄之又玄，甚至有点语无伦次，其实是有意的。五十二年老友未必尽识底蕴，他也许偷笑：“一代文豪，李敖老矣！”

二〇一一年，中国共产党行年九十之月  
在中国台湾草山之阳。

# 序

我第一次见到潘毓刚教授是在一九八五年，那时我大学毕业刚到汕头大学工作不久。潘教授受当时化学系系主任陆志刚教授之邀访问汕大，并被聘为汕头大学名誉教授。我听了他的报告。说实话，内容我基本上不记得了。若干年后，我只记得曾经听过有一位华裔美国教授在讲座里提到：美国的科学基金鼓励创新，只要有新点子，都可能会得到资助，比如，有人提出要研究加州海岸的海鸥是否有同性恋的现象，看似无聊，但居然也得到资助。

我跟潘教授的第二次会面是二〇〇五年在暨南大学，听闻他受邀在暨大授课，我就专程去邀请他访问汕大，潘教授欣然应允。在闲聊时，他提到加州海岸的海鸥，我才对上了号，原来二十多年前讲这个事情的教授就是潘毓刚。得知潘教授有意象杨振宁一样到中国大学教授基础课，恰逢当时我从英国回来，从剑桥大学的做法得到启示，准备推行理科大类培养模式的改革，我力邀潘教授为理学院的本科生讲授第一门基础课《化学导论》。第二次访问汕大的潘教授，对汕大的教育改革和校园环境都赞不绝口，也接受了我的请求。

二〇〇五年九月，这位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获得者，两届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的量子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到了汕大开课。他除了讲授本科生的《化学导论》和研究生的《量子化学》外，还多次开设讲座，话题有艰深的化学理论，也有开阔视野的美国高等教育、留学生生活，更有轻松诙谐的名人轶事，最受同学欢迎的当是“我眼中的李敖”。潘教授在汕大授课一学期，离开时执意要将我们给予的报酬留下作为奖学金，我推辞不下，只好答应。当我向潘教授提出，希望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奖学金时，他坚决不肯。我反复解释：如果这样做，学生得到的不只是金钱，更重要的是用一个用著名科学家名字命名的称号，这对学生将是莫大的激励，潘教授这才答应下来。从

此，汕大设立了“潘毓刚奖学金”，每年有四名同学获奖。

出于对汕头大学改革决心和行动的赞赏，从此以后，潘教授只要回中国，总会到汕大来，每次也都会安排时间给学生开设讲座或者座谈会，跟学生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我和他也就建立了忘年之交。二〇一〇年三月，我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与潘教授和潘太太见了面，一起聊汕大的改革发展，聊至诚书院的育人理念，聊中西社会的人间百态。恰好，潘太太的几个朋友也在，他们都是一个由旅美华侨或美籍华人组成的非营利民间组织——滋根基金会的成员，以关注中国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为己任。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民间对民间的援助，支持中国贫困农村的发展。这对多年生活在美国的伉俪，一直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关心帮助中国的发展。

二〇一一年四月，应我多次邀请，潘老师带着挚友，台湾狂人作家李敖访问汕大，对话汕大学子。在开场白中，潘教授说他们二人同属猪，戏称李敖先生是尖牙利嘴的野猪，而自况为埋头研究的家猪，可见这两位性格迥异而又声气相通的老人之间，情谊之深厚。

潘教授一直惦记着“潘毓刚奖学金”的后续资金问题。得知原来所捐款项即将用完，他决定将《我也李敖一下》中文简体版交付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收益全数捐给汕大，作为“潘毓刚奖学金”的后续资金。我校出版社为此精神所打动，亦表示全额捐出出版利润，这使本书的出版更有了一份超越的价值和意义。

李敖先生曾说：“如果我有来生，我第一愿意再为李敖，第二也愿为李敖，第三还是愿为李敖，但第四却愿为潘毓刚。”或许，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找到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李敖，为什么终究还是想要做潘毓刚的原因。

李丹

辛卯子月于汕头大学

# 前言

## ——代自序

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台湾大学理学院毕业的老潘和文学院毕业的小李都被国民党政权征召，入伍服预备军官役。二人都到高雄凤山国民党的陆军步兵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第八期第九中队受训，因此相识，迄今已五十年。虽一理一文，但亦颇多“英雄所见略同”，有时也有意见相左，所以五十年来，除老潘在美国留学，小李在坐国民党大牢一段时间外，一直保持通信，为纪念五十年的交情，想把五十年来的通讯结集成册。可惜小李坐牢之前，老潘给他的信多因国民党特务抄他家时流失，只有几封小李已在不同的书里发表尚保存下来。后来的通讯亦保存不全。现在将老潘存有影印副本的三十余封和相关资料结集成这本书，让读者一睹科学家与哲学家对事物见解之异同。

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篇——《虽非冤家，却也路窄》，是我为李敖著《预备军官日记》写的序，由此序可知道和李是如何认识的，接着是转载数篇老潘评论与小李有关的文章。

第二部分收集了潘和李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的《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通讯》到现在的三十一封信。若干信附有相关文献（资料），则放在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则选刊了若干新闻媒体对潘李采访的纪录。

本书手稿承黄净女士打印校对及提供宝贵意见，又承吕佳真女士策划编排及校对最后清样，谨此致谢。

二〇一〇年五月九日

# 目录

|                        |    |    |
|------------------------|----|----|
| 潘毓刚《我也李敖一下》祖国版序        | 李敖 | 01 |
| 序                      | 李丹 | 09 |
| 前言一代自序                 |    | 11 |
| <br>                   |    |    |
| 第一部 话说李敖               |    | 15 |
| <br>                   |    |    |
| 虽非冤家，却也路窄              |    | 16 |
| 李敖之“最”                 |    | 17 |
| 李敖和魏京生                 |    | 21 |
| 谈柏杨兼论李敖                |    | 23 |
| 物以类聚                   |    | 26 |
| 李敖“参选”的意义              |    | 30 |
| 李敖和韩寒                  |    | 32 |
| <br>                   |    |    |
| 第二部 潘毓刚给李敖的三十一封信       |    | 35 |
| <br>                   |    |    |
| 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通讯             |    | 36 |
| 阎王要严“炸”你也！             |    | 40 |
| 达赖十四世是“骗子”领袖，绝不是“精神”领袖 |    | 42 |
| 不要伪造历史！                |    | 43 |
| 我要办个《求非报》！             |    | 45 |
| 一物作三礼                  |    | 48 |
| 你是替罪“野猪”               |    | 50 |
| 李敖是何“物”？               |    | 51 |
| 共襄义举                   |    | 52 |
| 笨蛋！怎么吃到嘴里的小乳房都吸不住！     |    | 53 |
| 放心！他不会去抄你的家！           |    | 55 |
| 不管你的活，但关心你的死           |    | 56 |

|                   |    |
|-------------------|----|
| 我要当“闲云仙鹤”了！       | 57 |
| 留着你落选后再“打”！       | 58 |
| 不要盲目崇拜权威          | 59 |
| 揭发伪君子！            | 61 |
| 不趋炎附势             | 62 |
| 请李登辉题“戒急用忍”挂在军中乐园 | 63 |
| 我要出一本非科学家也看得懂的书   | 64 |
| 请你吹捧我！            | 65 |
| 打秋风的人要来了！         | 66 |
| 有人要“揍”你！          | 67 |
| 老潘也不是老实的好人！       | 68 |
| 害人的宗教             | 69 |
| 典型的伪君子            | 70 |
| 民族败类榜             | 71 |
| 骂骂那批混蛋            | 73 |
| 你在挡人财路            | 75 |
| 你连狗都不如！           | 76 |
| 几篇好文章让你学习         | 77 |
| 养女不教谁之过？          | 79 |

### 第三部 我也李敖一下 83

|                       |     |
|-----------------------|-----|
| 速溶英雄                  | 84  |
| 讲民主你们不懂，搞革命你们不敢       | 86  |
| “魏彭会”                 | 88  |
| 狗有生存权吗？               | 90  |
| 荣誉博士？                 | 92  |
| 伪善还不如真恶               | 94  |
| 西藏没有人权和宗教问题，只有神权和迷信问题 | 96  |
| 反驳《波士顿环球报》社论的信        | 103 |
| “公平”地“自由”竞争           | 106 |
| “文明人”的良知              | 108 |
| 愈穷愈见鬼                 | 111 |

|               |     |
|---------------|-----|
| 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 112 |
| 教皇信上帝吗？       | 113 |
| 宗教信仰自由        | 115 |
| 秋日随笔          | 118 |
| 妖僧乱政          | 120 |
| 教我如何爱台湾？      | 122 |
| 科学是什么？        | 128 |
| 怎样辨别是非        | 135 |
| 如此“勤政爱民”      | 140 |
| 谁造成的僵局？       | 142 |
| 西式民主不是万灵丹     | 143 |
| 台湾是世界民主成功的故事？ | 145 |
| 只喊和平统一祖国有用吗？  | 147 |
| 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  | 150 |
| 快除致命“肿瘤”！     | 153 |

#### 第四部 潘毓刚受访记 155

|                   |     |
|-------------------|-----|
| 高原一片云雾风和·西陲渐晏     | 156 |
| 亦师、亦友、亦兄长         | 159 |
| 潘毓刚：每个人都要有挑战权威的勇气 | 162 |
| 放眼论才俊 首推潘毓刚       | 169 |
| 我眼中的李敖            | 174 |
| 潘毓刚：叫我“泰斗”是对我不尊   | 176 |
| 无欲而刚，有志乃伤         | 180 |
| 用海外之力为中国储备人才      | 186 |
| 一顿早餐的廉洁教育         | 190 |
| 潘毓刚教授之为人          | 194 |
| 潘毓刚教授就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 | 196 |
| 跋（后记）             | 197 |